公民·视点 吴泓洲

生命接力

9月27日14时58分，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江门边检站的罗俊林、殷子辉乘车赶赴总队训练基地时，驾驶员宁华建突然在座位上大声喊道："前面的校车着火了！"

罗、殷二人循声望去，只见前方一台黄色校车停靠在高速公路最右侧车道，火苗不时从车底和轮胎处蹿出，浓烟随风四散，校车司机正在迎着车流灭火。

"停车！救火！"3名边防官兵迅速下车，进行简短分工：一人拿出车载灭火器帮助司机灭火，一人登上校车查看情况，一人打电话向消防部队报警。

当时，校车司机正忙于灭火，车内唯一的一名带队女老师一直拨打电话，并安抚车内小学生，但已有好多孩子哭了起来。

司机和带队老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校车火势即将失控，满车师生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殷子辉朝着车门飞奔过去，伴着手势大喊："赶紧下车！快！快！再快点！"迎着热浪，殷子辉将一个个小学生用双手从校车中抢出。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3名边防官兵拚命与时间和火情赛跑。当最后1名小学生被抱下车，大火已从车厢内蹿出车门。

"那一刻，我们只想着救人。"事后，罗俊林、殷子辉、宁华建3名边防官兵说出了同样的心里话。

据当时的监控视频显示，全程1分5秒，他们就成功将47名师生安全撤离校车，在生死瞬间完成了一次生命接力。

夺枪救人

遇见持枪歹徒，你的反应是什么？逃离抑或报警？上海警备区某特警团退伍战士李红应对决绝——挺身而出、制服歹徒。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南湖金湖湾茶楼，数名茶客和服务员见证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一男子与人争执，突然持枪行凶；危急时刻，一过路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徒手夺枪，制止了事态的恶化。这位见义勇为者就是李红。

当巡逻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持枪男子已被制伏，茶楼内，围观群众指着一名手部受伤的男子赞不绝口："太勇敢了，太厉害了，如果不是他，后果不堪设想！"

据目击者称，当天下午，一男子和人在事发茶楼发生纠纷，拉扯间，突然掏出枪对准对方脑袋。这一下，围观者都吓傻了。

恰在此时，李红与朋友走进茶楼，见情况紧急，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撂倒持枪男子，徒手夺枪。搏斗中，歹徒扣动扳机，子弹瞬间穿透李红的手掌，射穿了门口的玻璃。受伤的李红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勇猛，终于将手枪夺了过来，制伏了歹徒。

"你不怕吗？"面对询问，李红一脸镇定："我当过兵，看到他持枪对人，只想冲上去制止。"

"10万+"泡沫被戳破：

公众号刷量，多少诚信被刷走？

裸奔的公众号让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病毒般蔓延的泡沫"阅读量"，正在不断侵蚀互联网的诚信生态。

□本报记者 黄康

刷刷微信朋友圈，点开几篇公众号文章，如今已成为许多人的阅读习惯。动辄"10万+"的阅读量、上万的点赞数，曾经让很多微信公号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自媒体发展的"速度神话"。

然而，近期随着微信系统的更新迭代，部分刷点击量的工具意外失效，不少"10万+"营销大号的泡沫被戳破。原本阅读量轻松可达"10万+"的知名公众号，图文推送的阅读量呈现断崖式下跌，部分公号的阅读量甚至比平时缩水50倍。

裸奔的公众号让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病毒般蔓延的泡沫"阅读量"，正在不断侵蚀互联网的诚信生态。

浮出水面的"灰色"产业链

近日，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艾媒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微信公众号刷量市场规模在过去3年里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2014年市场规模为215亿元，到现在已升到378亿元。80.6%的营运类公众号有过刷量行为；存在造假行为的微信公众大号中，平均数据真实度只有显示阅读数的30.7%。

在这次的"升级风波"中，不少文章阅读量前后巨大差异也成为实实在在的证据。根国内自媒体大数据公司"新榜"对8744个微信公众号的监测显示，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大部分是一些营销类账户。其中，靠阅读量挣钱的娱乐号、食品号、科技号是重灾区。

随着曝光的不断深入，一条"灰色"产业链慢慢浮出水面。针对此次事件，微信团队第一时间回应称，平台与黑色产业链之间的技术对抗一直存在，并且在不断升级，并表态对于用恶劣手段刷阅读量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格惩罚，不排除微信后台采取封号措施。

尽管有平台运营商的严厉表态，但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这种人为造假的黑色链条依然活跃，并与时俱进地改进了"刷量"的方式。记者以"微信刷阅读量"为关键词在QQ群里进行搜索，出现满屏的刷量加粉QQ，粗略估计有近90个。记者随机加入一个群号为"422329278"有364位成员的大群，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有八九拨业务推送。类似"微信加粉，加阅读！分享转发，点赞，原文阅读，扫码关注！微博粉丝！量大优惠，欢迎前来咨询"的信息不时闪现。

在淘宝平台上，输入"阅读量"的关键字，出现相关信息的商家和产品也多达73页，3500多位卖家活跃其间。一家店主向记者给出了3.6元/1000阅读量和30元/1000关注量的报价。该店主告诉记者，由于受微信升级影响，机器刷单会比较慢，人工刷量虽然价格略高却可以保质保量地完成。记者注意到，这位店家的累计交易已达3601件。

"数据指挥棒"下，劣币驱逐良币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刷量在技术上不是难题，只要了解相应的编程，刷量的软件几分钟就可以做出。"这种软件生成不同的IP，难以被平台运营方识别和禁止。"他表示，为了规避平台监测和用户警戒，一些工具甚至可以设置阅读量增长的速度和运作时间段。实在不行，还有人工刷。这类操作手法通常是由营销公司建立多个订阅号大群，并以发布任务形式扩群获取点击数，方式简单粗暴，但十分有效。由于确实是真实的量，相关平台没法进行屏蔽。

在数据造假的背后，是利益的驱使。上述业内人士给记者举例，以目前比较活跃的公众号为例，无论是哪个领域，有四五万真实的活跃粉丝已相当不错，如果有20多万真实粉丝的已堪称大号中的大号，广告报价3万元起，6万元是均价，特别优质的甚至可以达到12万元。

一家公关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数据会直接决定广告主对广告投放效果的预期，这根指挥棒就给了各平台很大的竞争压力。虚高的刷量推升平台的估值，估值带来的资本涌入让运营者获得更多广告收入，收入的一部分可以再次用于"买关注"，泡沫在数轮循环后越吹越大。

残酷的现实有时让这些从业者很是无奈。"一个本来很有实力的号被一个靠刷量而生的号比下去，在'用数据说话，看量下菜碟'的圈子里，不上榜就很难在竞争中存活，引不来流量也没人认可。不参与就意味着落人一步，真是输在起点上了。"自媒体从业者李威表示，受制于流量换效益的压力，不营销出"虚假繁荣"就很难吸引客户。在这些"不得已"之下，自媒体的投资者、运营者和刷号公司很默契地形成了"利益同构体"，各取所需。

"我又不投广告，这些自媒体不守诚信刷量造假与我无关。"针对这种论调，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魏武挥认为，当微信刷量成为常态，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真正的内容创业者可能成为"冤大头"。

易观新媒体研究总监庞亿明认为，如果这样的自媒体乱象愈演愈烈、得不到及时遏制的话，不仅读者或用户难以接收到真正有价值的产品，而且会破坏新媒体领域的创新氛围，危害公共诚信，不能任由其"逍遥法外"。

去虚火，勿让流量蒙了诚信的眼

"粉丝量、阅读量如同电视收视率一样，已成为衡量一个自媒体号有多大价值的最重要指标，能引流的号自然受到广告商和投资人的青睐。这次，揭出刷量骗局如同拿掉了'遮羞布'，但去虚火没那么简单。"自媒体从业者李威告诉记者，不止是微信，包括直播、短视频等新的互联网传播或社交平台，一开始都会刷量，诚信与虚假的"猫鼠斗"，似乎从互联网诞生之始就一直存在。

庞亿明认为，目前自媒体市场比较混乱，在没有明确法律规范和行业约束机制的背景下，引进第三方榜单和相应的评估机制迫在眉睫。斩断刷量庞大而诱人的利益输送链条，技术制衡只是一个方面，靠自律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引入第三方监督用户分布、访问时间等各项数据，优化公众号等自媒体影响力的评价机制，才是消解造假刷量闹剧的关键所在。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兆庆说，造假成本太低，有些媒体为了点击率，在没有核实甚至明知消息有误的情况下为了博眼球而抢发，有法不责众的心理。采用刷量营销的众多公众号并没有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治理自媒体乱象不是仅要靠平台自律、行业监管，还需依法治理。

当自媒体被经济利益诱惑和资本投资绑架时，不管是"去虚火"还是"打内鬼"，注定是一场平台监管、法律规约、生态净化的持久战。庞亿明分析，随着自媒体行业逐渐向着规范化发展，今后将会有一些准入门槛和淘汰机制出台，毕竟，自媒体市场最终还需要依靠优质内容来支撑。

泡沫退去水军现 李法明画

关注失信现象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失散70年的家人重聚

10月19日下午1时许，在广西隆安县南圩镇三宝村龙内屯，96岁的陈玉华老人迎来了自己盼望了70多年的儿女，这个因侵华日军肆虐而离散的家庭终于得以团聚。

图为陈玉华的儿子周盛勤(右一)和从南京来的大女卢翠花(左三)、小儿子卢成志(右二)共同扶她徒步。

张辉 摄/视觉中国

通过摄影，她让大山的孩子"来"了趟北京

□本报记者 刘洋

"海浪冲刷掉我身后的脚印，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来不及忧伤……"

自从肖琳走进贵州省福泉市金山曾家湾小学以后，她的生活就与大山里的孩子深深地联系在了一起。曾经，备受乳腺癌折磨的她以为，给大山里的孩子们上摄影课可能会是"给自己的悲伤找一个优雅的出口"。然而，三年过去了，她所收获的快乐却使她远离了悲伤，写下了这首充满了达观精神的小诗。

有一年，放寒假之前的一个颁奖礼结束以后，山里下起了大雪，孩子们打着各种颜色的花伞排队出校门。这时，一个孩子突然回过头对肖琳说："肖老师，新年快乐。"然后，所有孩子都回过头来一起向她祝福。"当时我站在屋檐下，孩子们的声音在整个学校上空回响，那一刻，我觉得我再也离不开这些孩子们了。"肖琳红着眼眶说。

一开始，家人和朋友们都不同意肖琳一个人深入大山，去学校教孩子们摄影。丈夫认为女性容易遇到危险；闺蜜问她："你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再说孩子们基础教育都很难达标，学摄影有什么用呢？"

支持的声音不多，但肖琳却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她说："我只想做一个陪伴的工作，用摄影让他们阳光快乐地成长。"

在治疗乳腺癌的康复期，肖琳拾起了摄影的爱好，并在北京龙影廊系统地学习了摄影知识。回到贵州以后，又因缘巧合地接触了大山里质朴的孩子们。这让她了解到，摄影不但能记录下贫苦和悲伤，也能生产出自信和快乐。

在一张逆光的剪影照片里，一个孩子在田地里挥舞着巨大的芭蕉叶；下一张照片中，两个女孩把芭蕉叶编成草裙在跳舞；最后一张照片是女孩们在蓝天白云之下跳"芭蕉"绳。肖琳指着三张照片，她的笑容也融化在对孩子们真挚的情感中。

肖琳不觉得摄影是一门技术，她从来不教怎么按快门，如何调光圈。"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兴趣。"

当她展示自己在北京拍摄的照片时，有的孩子会说，"天安门真好，可惜我一辈子也去不了"。肖琳心想，没有足够的资金让孩子们来北京，为什么不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来一趟呢？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孩子们的摄影展在北京龙画廊里展出了。"肖老师，我们祖祖辈辈上北京的愿望，竟然被10岁的小女儿实现了！"一位家长如此简单的一句话，让肖琳快乐了很久很久。

拿什么保护你，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

□本报记者 卢越

"事情还没有结束。"艾滋病感染者信息大面积泄露事件发生三个月后，白桦依然能接到"艾友"打来的咨询和投诉电话称，骗子精准地找到了自己。

白桦是国内最大的HIV感染者社区白桦林联盟的创始人。今年7月，全国多地的艾滋病感染者接到诈骗电话，对方自称是政府部门或卫生局、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要给感染者发放补助。据白桦林披露，他们共接到了全国30个省份超过330例艾滋病感染者被诈骗的情况反馈。事件发生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报案。

"骗子还没有抓住，"白桦说，"但对感染者们来说，钱能否追回来已经不重要了。隐私泄露了，还让他们怎么活？"

冰山一角

甘肃的小吴是一名17岁的艾滋病感染者，他接到的诈骗电话以170开头。骗子一上来就叫出小吴的姓名，并且能准确说出他的身份证号、电话、户籍信息、确诊时间、还有随访的医院，甚至什么时候在哪里拿了药，对方都讲得精确无误。

骗子告诉小吴将给感染者发放6000元的补助款，需要他本人到ATM机上进行相关操作。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小吴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了操作，结果被诈骗了2683元。

作为一名艾滋病志愿者，网友"地坛木木"在接到不少"艾友"的咨询电话后，总结出了这种骗术："骗子会问受害者有什么银行的卡，让受害者找相应的银行ATM机，再按照他的语音提示来操作。这时候，骗子让受害者选择进英文的系统，选择'R'开头的按键。如果选择了，银行卡里的钱就会汇到骗子卡上，而不是对方给出所谓的补助金。"

白桦接到的反馈情况中，骗子自称政府部门或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将给艾滋病感染者发放补助。一些感染者被要求提供600~700元的手续费。此外，还有一些骗子自称是疾控的工作人员，谎称可以为感染者办理补贴，收费3000元，今后吃药不需要再花钱。

艾滋病感染者被诈骗的投诉电话还在不断增多，白桦开始意识到，这已演变成全国性大范围的艾滋病感染者信息泄露事件。"我们收集到全国各地各个省份的感染者信息，但还只是冰山一角"。

骗的是命

"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掌握了所有的底儿，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白桦一字一句地说，"恐惧、羞辱、愤怒、无助"。

"父母知道怎么办？单位知道怎么办？朋友知道怎么办？对别人来说，一个诈骗电话可能骗的是钱，但对我们来说，骗的是命！"一名"艾友"哭诉。

在被骗子说出包括工作单位在内的个人信息后，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给白桦打来电话，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每根汗毛都惊得竖起来了，觉得被彻底扒光，赤裸裸的。"

气愤的情绪随之涌来，艾滋病感染者们把矛头对准了和他们有直接接触的基层疾控工作人员。愤怒的感染者们质问这些曾经信赖的帮助者："你们为什么要卖我们的信息？"

工作人员觉得委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想马上报案，可这并非艾滋病感染者们认为的最好选择。在白桦的统计中，大多数人不想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最终，选择报警的受害者不到一半。而且他们在录口供时，也有意回避了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事实。

泄露事件持续发酵。很快，有艾滋病感染者找到白桦，哀求白桦林联盟"不要再报这件事了"，他们担心，成为焦点后，反而会让骗子们确信自己所掌握信息的真实性，而这对感染者们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

"一般人无法想象，艾滋病感染者对隐私泄露有多恐惧。"白桦说。今年国庆期间，白桦在珠海给一群艾滋病志愿者做培训。他问志愿者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有人担心寿命，有人担心工作，但没有人担心隐私被泄露。白桦告诉志愿者："艾滋病感染者不怕死，怕的是被人知道因何而死。"

信任危机

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保护早已写入法律。《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信息。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也是国际通例。然而在现实中，屡次出现艾滋病感染者个人信息被不当泄露的事情。

2014年，因信息被泄露，四川西充200余名村民联名写信，要求将一名8岁男童感染者驱逐出村。媒体还曝出，去年，在天津和湖北等地的高校，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学生被逐出校门。

然而，隐私泄露依然成为艾滋病社区里被抱怨最多的话题。白桦认为，在保护隐私方面，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执行层面，都有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甚至许多医护人员这方面的意识都很欠缺。

白桦林联盟江西的负责人对白桦"吐槽"说，要跟当地卫生部门反映一个医院的问题，"感染者的档案就放在那儿，你来了进行登记，在表上填好你的名字，一张表格上好多人的名字。你能看到别人的，别人也能看到你的。这太恐怖了"。

即便是那些国内治疗艾滋病最好的医院，也存在考虑不周全之处。一位感染者说，2011年他去北京某知名传染病医院，护士是直接喊患者全名叫号分诊的，他当时就被吓懵了，愣是没敢站起来。

在被不知道从哪里伸出的手"扒光"自己后，艾滋病感染者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持续绷紧。白桦感受到，疾控中心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这种信任危机也波及到一些做艾滋病感染者关爱项目的机构和组织。这些工作人员称，他们在做必要的信息搜集工作时，艾滋病感染者不配合的情况开始增多，许多人对此非常忌讳甚至抵触，以致于许多正常的随访工作无法开展。

白桦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最担心的是，这种信任链条的崩坏，会使得一些高危人群不去检测和治疗，从而增加了病毒扩散的机会。"这显然是所有人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